

如今许多青年作者和作家们的起点，高得令我深感羞惭。两相比较，正可增长他们的自信，甚至自负。写作，完全没有自信和自负，也不好。才华就被自己压抑住了！

成熟非是幼稚的母亲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幼稚的孩子……



# 白猫之死

名

家

处

女

作

系

列

# 白猫之死

梁晓声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● 名家处女作系列 ●

白猫之死

梁晓声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43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—5329—1552—2

I·1340 定价 14.30 元

## 出版说明

名家处女作系列

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珍爱自己的处女作；几乎没有一个读者不关注作家“破土”时的作品。出版社是一座桥，一头连着作家，尤其是著名作家；一头连着读者，尤其是迷恋文学的读者。因此，我社将陆续出版一套“名家处女作系列”丛书，以满足作家的“珍爱”和读者的“关注”。

我们在此所说的“处女作”是广义的，即作家的早期作品。这种“广义”，是经过专家、学者及作家们反复论证而认可的，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宽容。

## 序

名家处女作系列

山东文艺出版社约我“加盟”的这一套书，创意是新颖而又独特的——要求作家将自己包括处女作在内的早期作品辑成一个集，以供读者从中看出作家逐渐成熟的足迹。

我在北大荒是知青时，便在当年的《兵团战士报》、《黑河日报》上发表过二三篇短篇小说，那是非常稚气的起步。没有保留，如今也无处可查找了。

后来就上了复旦大学。再后来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。重又发表“作品”，是到北影以后。

当时我和王云绹同志同在外稿组，作初选外投剧本的编辑。王云绹同志是老电影编辑，八十年代后期成为著名电影评论家。他如今已去世多年了。我们一老一少，曾在一个办公室，相处得很好。在他的鼓励之下，我与他合写了《美丽姑娘》一篇小说。主要是他出构思，我执笔，他以编辑经验提修改意见。这一篇小说后来发表在《新港》，也就是如今的《天津文学》上。它不曾收入到我的任何一本集子中。

其后我在各报上发表了《顶替》、《评级》、《交情》。它们也不曾收入到我的任何一本集子中。

于是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不管不顾地写将下去。屈指算来，已笔耕二十余年矣。

按我的愿望，应以时间顺序，将我从七九年至八四年前的小说，集中在这样一个集子里。但我手中已没有我的第一本集子了。它是《天若有情》，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那一套书叫“希望丛书”。同时出第一本集子的还有史铁生、张承志、陈建功等。责编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胡蓉大姐。她十年前即退休了。谈到这第一本集子，自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第一本集子已找不到了。其中的篇什，也就无法如我所愿收入此集中，我颇觉遗憾。

跨过第一本集子中的部分篇什，此集目录，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。

一般而言，作者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较得意的作品编在一本集子中，至少应有一部分这样的作品。出版社也都是这样要求的。

但是，这个集子中，其实没有值得我得意的作品。我总想写出这样的作品，至今也未写出来。这集中都是“丑小鸭”。我觉得，爱好写作的青年读者们，买这样一本书是颇值得的。它的好处是，谁看完了都会说——瞧呀，梁晓声当年写的多差。我现在的起点比他当年高多了。

的确，如今许多青年作者和作家们的起点，高得令我深感羞惭。两相比较，正可增长他们的自信，甚至自负。写作，完全没有自信和自负，也不好。才华就被自己压抑住了！

我坦然地将我当年歪歪扭扭的、一本正经而又有点儿可笑的足迹“奉献”给人们看，愿望也正在于此。

我欣赏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创意！

成熟非是幼稚的母亲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幼稚的孩子……

**1997年10月10日于北京**

# 目 录

名家处女作系列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| 001 |
| 美丽姑娘.....     | 001 |
| 顶替.....       | 014 |
| 交情.....       | 019 |
| 评级.....       | 032 |
| 杨树的眼睛.....    | 040 |
| 看自行车的年轻人..... | 054 |
| 不是终点.....     | 067 |
| 葛全德一家.....    | 085 |
| 妈妈别难过.....    | 110 |
| 姑娘，谢谢你.....   | 123 |
| 椅垫.....       | 133 |
| 七号楼的公民们.....  | 152 |
| 八月十五月儿圆.....  | 173 |
| 长相忆.....      | 200 |
| 罗村的事.....     | 217 |
| 张六指的“革命”..... | 243 |
| 作品欣赏第一课.....  | 281 |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勇气.....   | 296 |
| 白猫之死..... | 327 |

## 美丽姑娘

名家处女作系列

她叫徐美丽。身材不高也不矮，脸蛋儿不瘦也不胖，五官端庄俊俏，就像《天女散花图》上的“天女”。她的眼睛……哦！天呀！这是一双多么动人的眼睛啊！这双眼睛一旦向你投过多情的一瞥，明亮的眸子就闪耀出秋水般的光波。为此，人们一语双关地送她“美丽姑娘”的雅号。

某星期天，一个并不寒冷的晴朗的冬日，“美丽姑娘”出现在滑冰场上。时髦的衣着，美丽的容貌，动人的身姿，吸引了场内场外的许多人。她像一只美丽的蝴蝶飘过来飞过去。她穿的是花样刀。“花样滑冰”历来享有“冰上芭蕾”的美誉，我们的“美丽姑娘”当之无愧地成了那一天“冰上芭蕾”的“明星”。正当她以一个优雅的“春燕展翅”的姿势在光洁如镜的冰面上滑动的时候，突然……

一个年青小伙子，在这千人冰场上意外地和她相撞了。

小伙子显然初登冰场，可笑地、笨拙地移动着两只穿滑冰鞋的脚。他衣服前后的冰齏雪粉，证明他起码摔过了一打以上的跟头。他似乎已经玩兴索然了，小心翼翼地朝场外溜去。我们的“美丽姑娘”正兴趣盎然，像走马灯里的影人一样飞速滑

过来。结果，两人同时摔倒了。即使最公正的法官，也无法准确判断是他撞倒了她，还是她撞倒了他。对于那小伙子，这个跟头实在无所谓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打以上的出色纪录。不过使他扫兴之外再添一分扫兴罢了。对于“美丽姑娘”，这个跟头真是大煞风景！小伙子慌乱而勉强地爬了起来，连忙前去扶她，却被她愤怒的表情慑住了。“美丽姑娘”的蛾眉挑了起来，凤眼瞪了起来，她正想张口骂一句：“德性！”突然，她发现小伙子衣襟上别着一枚“工业大学”的校徽。圆瞪的凤眼微眯了一下，她翻起睫毛，就看到了一张略显苍白的清秀的脸，脸上显出不知所措和歉意的表情。“美丽姑娘”明眸中的怒火，像是逢上了清凉的泉水，在眼睛眨动的一瞬间化为一片柔情。她微微一笑，把“德性”二字咽了回去，吐出了意思完全不同的话：“没什么，是惯性……”紧紧握住那青年向她伸过的手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。她刚站稳，突然，又一个小伙子裹着一股旋风，横冲直撞地滑过来，脚上的冰刀以“美丽姑娘”为圆心，在冰面上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周，嚓地停在了她面前，关切地问：“美丽，摔坏了没有？”又转身训斥那“肇事者”：“不会滑，就别到这里来充数嘛！”

那“肇事者”清秀的脸羞愧得发红了，呐呐地解释：“我，我本来是想退场的，可是，好像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使我们非撞上不可……”这时，远处有人朝此处喊了一声：“助教！”“肇事者”朝喊声处扬扬手，又歉意地对“美丽姑娘”笑了笑，自认晦气地转身走开了。

突然，“美丽姑娘”竟“哎哎呀呀”地呻吟起来。那“肇事者”闻声转过身来，见“美丽姑娘”似乎有些站立不稳，在她男伴的搀扶下，一边哼哼一边吸冷气。他立刻又趑趄趑趄地溜

过来，不安地问：“你……摔坏哪儿啦？”

“我……哎哟，大概脚脖子扭断啦！”

“这……我送你到医院去！”

“好，好的，哎哟！”

她的男伴用请求的口吻说：“我也陪你去吧！”

她断然拒绝：“不，不用！”

她的男伴似乎还想争取一下，但“美丽姑娘”严厉地瞪了他一眼，使他立刻默不作声了。他望着那“半路杀出的程咬金”，茫然而又困惑地叹了口气。

那青年搀扶着“美丽姑娘”朝冰场附近的一所医院走去。一路，“美丽姑娘”的呻吟由重转轻，到医院门口时，呻吟终于停止了，脚步也不一瘸一拐了。她微微一笑：“我们不必进去了。这已经侵占你的时间啦，怪过意不去的！”真是通情达理的姑娘！那青年憨厚老诚地坚持说：“还是请医生检查一下吧！”“真的不必啦！”她又甜甜地微微一笑：“如果不耽误你，请你再扶我慢慢走一会儿吧，行不？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正当的请求，何况是面带甜蜜的微笑用甜蜜的语调提出来的！于是，他扶着她从医院门前徐徐走过。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“美丽姑娘”的那位被冷落了的男伴，脸上带着感伤而凄凉的表情，遥望着这一对“新结识的朋友”……

## 二

“美丽姑娘”是东风旅馆的理发员。她那天带到冰场上的男伴和她同姓，叫徐彦，是东风旅馆的服务员。

这一天，是上次冰场奇遇后的第一个星期六。快下班时

候，我们的“美丽姑娘”独自坐在理发室的转椅上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右手心。手心上有三条任何人都有的手纹。不知是哪位深通手相的行家告诉她，这三条手纹分别是一个人的“生命线”、“工作线”、“爱情线”。手纹越深越长，预示着一个人能长命百岁，工作如意，情场顺利。“美丽姑娘”对她的“生命线”是很自信的，她自幼身体健康，绝无大灾小病。她现在专注地研究那条“爱情线”。她认为“爱情线”是和“工作线”联在一块儿的。哦！真不幸！我们“美丽姑娘”的“爱情线”又浅又短！

“爱情线”短，罗曼史长。此刻，几个小伙子的脸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，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面前！

第一个是一位工程师的儿子，脸盘不大，鼻子不小。她立刻厌恶地紧闭上了眼睛。

第二个是什么研究所的技术员，形象倒算过得去，可是家中有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娘……

第三个是本旅馆的服务员小郝，小郝的父亲老郝是东风旅馆的主任。可是她对他落花有意，他对她流水无情。

第四个是徐彦。他目前正狂热地对她穷追不舍。爱神的箭已经不偏不倚地射中了他的心窝！她对他冷中有热，热了又冷，热得虽快，冷起来却会一下子降到冰点。这会儿，我们的女主人公对着镜中自己美丽的脸蛋长长叹了口气：一个理发员和一个服务员的“二员婚姻”，哪里会有什么美满可言呢！

然而，同时在她面前出现了另一张略显苍白的、清秀的、带有几分羞涩的小伙子的脸。上个星期日在滑冰场意外地同他认识的当天，她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王志松了。他还给她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表示绝不逃避对当天那桩“不幸事件”的一

切责任和后果。不知为什么，整整一个星期以来，“工业大学”四个字，时时在她脑海中闪现。啊，难道这是“爱情线”上意外激发出来的弧光吗？正当她想入非非，陶醉在又甜又美的幻景中的时候，有人轻轻叫了她一声：“美丽！”一回头，见是徐彦，有点不高兴地也斜了他一眼，没哼声。徐彦掏出两张票，怀着极大的希望邀她星期天一块儿去工人文化宫观看文艺汇演。看到票，她眼睛忽然一亮，沉吟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我的一个表哥从外地来了，把这两张票都给我吧！”为了安慰徐彦有些失望而遗憾的情绪，她从衣袋里抓了一把夹心糖塞给他……

### 三

星期天，当工人文化宫里的文艺汇演散场的时候，“美丽姑娘”同王志松随着人流双双走了出来。

“啊，今天晚上的月色多迷人呀！我真不愿意去挤公共汽车，陪我走一程好吗？”她微笑着提出请求，还向他投过了亲密而含有爱意的一瞥。他点点头同意了。她和他并肩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，她大方而自然地依偎着他。虽然仅仅是第二次见面，她似乎已经与他很熟了，翻起睫毛瞟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你们大学里，像你这样年轻的助教一定不多吧？”问罢，露出了一排像贝壳般的光洁整齐的牙齿来。

“大学？”他奇怪了，喃喃地回答，“我，我不是……”

她短促而轻微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站住了，凝视着他脸上的表情，忽然莞尔一笑：“得啦，你真谦虚！那天你明明戴着大学校徽的！”

他因她的误会很窘，认认真真的解释：“不不，那天，我穿

的是我弟弟的衣服……”

“可当时我明明亲耳听到有人喊你‘助教’的嘛!”

“不不，那是他们在喊我的绰号!朋友们总是取笑我太文气了，就给我起了那个绰号”。

她脸上那种温柔俏雅的笑容顿时僵住了。

他感慨地叹了口气：“前几年，我爸爸因为是一个老干部，被‘四人帮’打成了‘走资派’，在残酷的迫害下，我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，哪能当什么助教呢!”

她听到这里，脸上的肌肉立刻又恢复了对大脑神经讯号的敏迅的反映，笑容重新浮现了。她用一种十分关怀的热情的语调问：“那么，你爸爸现在……”

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：“组织安排他在高干疗养所疗养了一个阶段，现在已经恢复工作了。”

“高干疗养所?”她轻轻重复了一句，似乎有些不信，但他脸上坦率诚实的表情打消了她的疑问。

于是，她和他又慢慢向前走。

她好像才想起似的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包着书皮的书递给他：“我现在正补习数学，有一道难题，你能替我解答吗?”

“试试看吧!”他老实地回答，“如果我不懂，可以代你请教别人。”说着想打开书。

“你干嘛这么性急?”她含笑带嗔地制止了他，“总不能站在马路上给我讲解数学呀!回家去再钻研吧!”那双妩媚的眼睛又一次如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烁出迷人的光彩。

她们走近一处饭店，她邀他一起吃顿饭。他们为谁付钱相互争执了一小会儿，最后，老诚的小伙子终于向热情的“美丽姑娘”让了步。落座时，她猛地想到自己竟忘了一句顶顶重要

的话，立刻用一种仿佛随随便便的样子问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呢！”

他刚想回答，突然，小伙子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！一转身，一个饭店里的老服务员站在了他面前。这老服务员身材不高，略胖，脸上挂着一层油汗。肩上搭着一条毛巾。手里端着托盘，上面层层叠叠地摆着饭碗菜碟。小伙子红着脸朝老服务员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又局促地指指身旁的“美丽姑娘”，“这，是小徐……”这位当服务员的父亲一面打量她，一面点点头说：“这是你们要的鸡丝面！”麻利地将两大碗鸡丝面放在了他俩面前。“美丽姑娘”一时怔怔地呆住了。她看看小伙子，又瞅瞅老服务员，忽然冷冷地说：“哎呀，我有点急事儿，真对不起！”倏地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。被撇下的小伙子望着那满满两大碗热气腾腾的鸡丝面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## 四

几天之后，东风旅馆的服务员小郝，把一个新来乍到的青年介绍给全体服务员。小郝最后说：“该给你介绍介绍古兰丹姆啦！”

“古兰丹姆？”那青年又好奇又感兴趣。

“嗯！”小郝认真地说，“就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里那个古兰丹姆，可不是那个真的，而是‘眼睛后面有一双眼睛’的那个！”

他们边说边走，来到理发室。“美丽姑娘”突然见到那青年，愣住了。那青年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志松。王志松自然也愣住了，奇怪地嘟哝了一句：“你？古兰丹姆？”小郝耸耸肩，看看他，又

看看她：“早知道你们认识，我就不多此一举了！”很识趣儿地转身走开了。

王志松红着脸，喃喃地开口说：“小徐同志，你，夹在那本书里的信我看了。你，给我出了一道严肃的课题。你，在信上写着你深深地爱我。可是我，我觉得……”

她却异常冷静地，不，简直可以说是冷漠地回答：“第一，请你原谅我的唐突。第二，请把我的书和信还给我。第三，我今后不愿同你有任何来往，也请你能够自尊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现在请你离开这里吧！不要影响我工作！”

小伙子感到一种从未经受过的奇耻大辱，一阵冷气从心底升起，他使劲儿咽了口唾沫，定定神，转身而去。

我们的“美丽姑娘”也是在一种极其烦恼的心情中度过了这一天的上午的。书和信又回到了她的手提包里。书，当然不是什么《数学》，而是一本《新式家具式样图》。信，是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搜索枯肠“创作”出来的。但交给王志松的决心，却是在走出工人文化宫的一路上才下定的。此刻，她心里恨恨地咒骂他：“这个卑鄙的小骗子！天字第一号的伪君子！什么老干部、高干疗养所，见他的鬼！哼，差一点点被骗了呢！”她从镜子里望着自己美丽俊俏的脸蛋，想到自己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，不禁分外伤心。眼见身旁许多并不漂亮的姑娘都纷纷寻找到了幸福美满的爱情，自己却仍像一只无伴的孤独的小鸟！

突然，我们的“美丽姑娘”又从镜子里发现理发室的门窗外有一双戴眼镜的眼睛，正隔着玻璃向她注视。接着，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，矜持而彬彬有礼地朝她弯了弯身子。“快下班啦！”她没好气地说。“不，我不理发。”那